文 学 研 究

试论龙榆生先生的词与词论及其学术地位

徐 培 均

(上海社科院 文学所, 上海 200020)

摘 要: 龙榆生先生是全才,在传统诗词领域,兼擅体制内外研究之长。他的词,前期远绍唐宋名家,婉美清泚,韵味秾挚,纯乎词人之词;后期则顺应时代,风格旷放,语言质朴。他的词论多是鸿篇巨制,宏观和微观并重,对词的特质、起源、发展,以及词之艺术风格、流派和词之创作,一一推寻探讨,不但明白晓畅,说理透彻,富于形象性、逻辑性,而且突破前人词话旧格局,融入现代词学新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在 20 世纪词坛上,他主持东南风会,由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在团结新老词人,交流学术,引领词风,继承遗产,推进学科的建立等方面,厥功甚伟。

关键词: 龙榆生的词;词论;学术地位

中图分类号:I 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4-0029-08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诗词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研究;一种是体制外研究。老一辈学者两种兼擅,今之学者大多只擅一种。龙榆生先生则是全才,在两种体制上都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早期的词作,继承唐宋以来优秀传统,讲究韵味秾挚,意格纯正;后期之词,则顺应时代,反映一定思想。他的词论,突破旧式词话的评点格局,注入现代理论因素,具有划时代意义。在 20 世纪词坛上,他主持东南风会,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三大家。本文试就龙先生的词与词论,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甘抛心力作词人

龙榆生先生对唐宋名家词,既有研究,也有继承,博采约取,与时俱进,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词风。对此,其乡贤夏敬观在《风雨龙吟室词序》中曾指出:"其文章尔雅,词宗清真梦窗,兼嗜苏辛。盖其旨趣与侍郎(朱彊村)默契,所取法为词家之上乘也。"说得非常正确。近年许多专家对龙先生词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不敢重复,这里仅遵夏氏所云,作一些探讨。

先谈谈词宗清真。清真,即北宋词人周邦彦。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词人,远绍晚唐五代,近承柳永的新声,所作小令隽永有味,慢词富艳精工,且曲折多变,跌宕回环,意境幽深。先生治词,首重清真,多次步韵,尤喜《齐天乐》,在其《清真词叙论》中云:"当邦彦自荆州东下,道出金陵,有《齐天乐·秋思》……沉郁顿挫,已渐开官溧水后之作风。"有和作云:

> 中庭一白凉无际,繁霜骤惊秋晚。冻柳迷烟,荒萤照壁,离恨并刀难剪。孤帷暂掩。镇千叠烦忧,卧思冰簟。梦已无家,蠹笺凝泪对愁卷。 江湖流浪最苦,塞鸿飞过处,凄感何限。梳骨酸风,羞容冷月,撩乱诗肠自转。骚魂去远。又瘦到今年,羽觞谁荐?漫把残花,坐看浓雾敛。

案《齐天乐》乃清真创调,其词起句云:"绿芜雕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前人对此词评价颇高,如晚清陈廷焯曰:"苍凉沉郁,开白石碧山一派。"①先生和作,亦颇神似。词中写其漂泊之苦,离居之恨,于缜密中寓层折之致,在凄恻中藏

收稿日期:2015-02-01

作者简介:徐培均,男,江苏建湖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① 陈廷焯编选:《词则·大雅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9 页。

沉郁之思。而遣词炼句,又酷似清真,如“冻柳迷烟,荒萤照壁”;“梳骨酸风,羞容冷月”等等,意格皆似清真;而“孤帷暂掩”与清真“云窗静掩”;“又瘦到今年,羽觞谁荐”,与清真之“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似有出蓝之妙。

先生词宗梦窗(吴文英),渊源有自。一是1921 年在武昌得黄侃所赠《梦窗四稿》,朝夕讽诵,逐渐熏染;二是受到彊村影响,彊村在《梦窗词甲乙丙丁稿叙》中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王鹏运认为彊村词六百年来独得梦窗神髓;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说:“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梦窗富于想象,语言密丽,清人周济以“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赞之①。但南宋张炎对其质实晦涩和堆砌辞藻,颇多微词,云:“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②先生学梦窗,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弃其晦涩,扬其疏快。先生步其词《莺啼序》原韵悼彊村,便是显例,此为词中最长之调,凡四段,240 字,夏承焘认为梦窗原唱是对“杭妾”的忆念,词情深婉曲折,奇幻幽邃。清人陈廷焯《词则·别调集》卷二云:“兹篇操纵自如,全体精粹,空绝古今。”若无深厚功力,沉挚感情,是很难驾驭的,但先生却知难而进,因难生巧,用它来悼念恩师朱彊村,琢句凝练,意脉贯穿,抒情叙事,融为一体。词中抚今追昔,将从游经历、市楼召饮、故山营圹、病榻授砚,以及淞沪之战等时代气氛,一一道来,回肠荡气。真挚之情,出自肺腑;醇厚之味,蕴于言辞。沉哀入骨,言尽而意不尽,令人低回不已。

先生也很推重南宋词人姜夔,说:“姜夔是一个精通音乐的诗人兼艺术(书法)家。”③又说:“现在要从宋词这个丰富遗产内吸取精华来丰富我们的创作,我觉得从周、姜一派深入探求它的音乐性和艺术性……”④所以继清真之后,先生又曾学习姜夔。姜词艺术性,表现为“清空”“骚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⑤。清陈廷焯论词将周、姜作了比较,云:“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⑥有鉴于此,先生既学清真,又学白石,并以白石之字“尧章”自许⑦。1932年,先生在“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暨南大学惨遭炸毁之后,尝依白石《一萼红》韵作词云:

坏墙阴。有駣颜堕蕊,华发忍重簪。幽径榛芜,斜阳泪满,兵气仍共沉沉。卧枝罥、馀腥未洗,破暝霭、凄引响羁禽。髡柳池荒,沈沙戟在,波镜慵临。

太息天胡此醉,任残山剩水,怵目惊心。战舰东风,戈船下濑,谁办铁锁千寻。算惟见、当时皎月,过南浦、空漾万条金。悄立危亭欲去,风露秋深。

(自注:春间,东夷巨舰破浪而来,我海军全无抵御,令敌得从浏河登陆,真如遂陷。)

词前小序云:“壬申(1932)七月,自上海还真如。乱后荒凉,寓居芜没。惟秋花数朵,攲斜于断垣丛棘间,若不胜其憔悴。感怀家国,率拈白石此调写之。”白石原唱,乃纪游之作,张炎称其“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⑧。但它只是抒写个人情怀,而先生和作,则“感怀家国”,将小词赋于更高的意义,带有深沉的爱国思想,对“全无抵抗”的我国海军,表示一定的惋惜以至批评,实为难能可贵。

先生对白石词评价甚高。在《词体之演进》一文中曾说:“南宋姜夔最号知音……其音节之闲雅,固自别具风格,而声情词情,皆为骚人逸士

①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643 页。
② 《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259 页。
③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7 页。
④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230 页。
⑤ 《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259 页。
⑥ 《白雨斋词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 页。
⑦ 见《满庭芳》“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陈仲弘副总理过上海博物馆观画,因约畅谭,赋此纪之”词结句。
⑧ 《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259 页。

之所独赏。”①作为骚人逸士,先生特别欣赏白石词,并能够融会贯通,巧妙运用。就此《一萼红》而言,声调之凄美,音节之闲雅,宛如白石;但所写内容,却与白石另一首词相通。这就是《扬州慢》。白石原作写扬州屡经金人涂炭之后的荒凉景象与词人伤今怀古的情怀。不仅与先生此词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而所描写的兵后荒城,也与先生笔下的真如非常相似。白石词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先生此词则云:“幽径榛芜,斜阳泪满”;“任残山剩水,怵目惊心。”语言毫不蹈袭,而意境全然相似,且更为具体。读后,深觉其词情声情,婉转幽咽,凄恻怨悱,从而令人增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先生治词,大致沿着这一途径。此外,他还“兼嗜苏辛”。他曾说:“今古几词手,我自爱东坡。”为什么爱东坡?因为坡词“浩然一点奇气,哀乐过人多。合付铜琶铁板,洗尽绮罗芗泽,抗首发高歌”②。他还说,要“从苏辛一派深入研究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③,正因为如此,先生在乃师朱彊村编年的基础上,博稽群籍,作了《东坡乐府笺》。此笺也,对东坡词的内涵与特色,考证精辟,分析深入,夏承焘称先生为“东坡功臣”,并非过誉。先生又作了《东坡乐府综论》,说:“坡词有时清丽舒徐,有时横放杰出,而其全部风格,当以近代词家王鹏运拈出‘清雄’二字,最为恰当。”自明代张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以来,后人即以豪放之首称之,实质上东坡真正够得上豪放词的不过二十首左右,大多“清丽舒徐”,耐人寻味。因此先生效坡词常顾及两面,初学坡词,喜其《水龙吟·杨花》,认为此作“最为回肠荡气”,先生和词亦似之,如云:“盈盈倦舞,濛濛乱扑,几多沉思。错怪狂风,惊回绮梦,闲庭深闭。”古人作词,讲究创意创格。先生此词意格,全祖东坡,并非自创。但一经发表,在当时词坛,也引起强烈反响。如扬州女词人丁宁即赋此调二阕,注云:“杨花和忍寒东坡韵。”其一云:“沾衣欲住,窥帘似怯,依依愁思。怕引游丝,暗牵幽恨,寂寥门闭。”她将杨花拟人化,借抒孀居之感,凄婉感伤,出于胸臆;而先生之作,却相形见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此语恕我不恭,似可移来评先生与丁宁唱和之作。但先生并非“才之不可强”,而是身世之不相同也。

然而,先生爱东坡,常侧重于豪放一面,其原因有二:一是砥砺节操;二是配合时势。顺宜师姐、厦材师兄曾回忆道,父亲之所以嗜苏辛,是因为“常读二家之作,觉逸怀豪气,恒缭绕于心胸,熏染既深,益以砥砺节操”④。先生不幸被迫任伪职于南京,曾对子女云:“每思效辛弃疾之所为,挥戈奋起。”⑤在前中央大学为学生上课时,常在黑板上写辛陆诗词,借以“培植根柢”。又尝“隐忍谋划”,策反汪伪中将郝鹏举,所怀未遂,但有诗词志其事,如《念奴娇》云:

> 澄清揽辔,看诸山环抱,满城春色。此是兵家形胜地,眼底兴亡历历。铁轨纵横,银灯晃漾,万户炊烟直。偶来临眺,郊原芳思如织。　　还念叱咤风云,台荒戏马,霸气成陈迹。谁似将军能整暇,缓带同寻泉石。放鹤遥情,安澜雅度,夹路人争识。浩歌归去,月明欢照旌戟。

此词调下云:“甲申(1944)清明前一日腾霄招登云龙山作。”前一年暑假,先生携长女顺宜赴北平,与北大教授张东荪商谈策反郝鹏举之事;本年又往北平,回程途中借口火车太挤身体不适,于徐州下车,又去做郝的工作,郝因邀他同游云龙山。

---

①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41 页。

② 《水调歌头》“为林子有题填词图”,《忍寒诗词歌词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

③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227 页。

④ 见 2013 年龙顺宜、龙厦材自印线装宣纸本《忍寒词》附录《回忆我的父亲》,第 11 页。

⑤ 《预告诸儿女》,龙顺宜:《好教我留住芳华——怀念我的父亲龙沐勋》,张晖编:《忍寒庐学记》,北京: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06 页。

此词与东坡“赤壁怀古”词同调,颇符合先生所说的“时代性”与“思想性”,既写当前“铁轨纵横,银灯晃漾”的徐州市容;又写郝氏好整以暇、揽辔澄清的“大将风度”。因为这是做策反工作,吹捧他几句也是必要的。东坡原作慷慨激越,语意高妙,“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①。先生此作,取其清雄超迈之音,写己登临吊古之感,壮怀激烈,奕奕动人。此外,先生还有《水调歌头》“送腾霄将军出任苏淮特区行政长官”,中云:“戏马台前临眺,霸气消沉未久,待子补金瓯。”恢复中华,收复失地之意,溢于言表。先生效稼轩的作品含义更为显豁,如《摸鱼儿·读稼轩词》云:“男儿愿,万里中原梦里。”《八声甘州》云:“怎似当年青兕,跃马渡长淮。”皆咏徐州策反之事。这就进一步证明,先生虽曾挂名汪伪立法委员,但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这种身份,接近郝鹏举,并写诗词假意加以褒扬,最后甘冒不测之险,数次深入敌营,劝其向我新四军投诚,虽事有反复,非始料所及,但先生的报国初衷,必有能知之者。正因如此,曾受到陈毅元帅的热情照顾,又承毛主席关怀。先生在《水调歌头》序中云:“一九五三年春,陈仲弘将军枉访,转达毛主席关怀盛意,试以旧瓶装新酒,赋献四章。”其一下阕云:“宥微眚,体天德,布春阳。鲰生惭感交集,一夕九回肠。”对毛主席宽宥其过之恩,衷心感谢。此词朴实无华,全是口头语,肺腑意。1956 年 2 月初,经陈毅安排,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六日晚,毛主席招饮于怀仁堂,先生即席赋《绛都春》,中有“蔼然瞻视,熙然濡煦”之句,再次表示感恩。艺术性较强的是写给陈毅的一首《满庭芳》,其小序云:“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陈仲弘副总理过上海博物馆观画,因约畅谭,赋此纪之。”词云:

> 染柳烟浓,胎花雨细,开帘觉道寒轻。元戎小驻,雅兴寄丹青。话到石湖佳致,曾游处、指点分明。湖堤路,波光云影,长记画中行。 怡情,从所好,牙签玉轴,堆案纵横。看清湘雪个,腕底春生。入眼禽鱼蔬果,田园兴、同乐升平。尧章老,暗香徐度,回首听吹笙。

是时先生仍在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任上,此职系前二年陈毅市长安排。词写得清新自然,将观画之人、画中之景、画之作者以及词人自己,融和无间,构成一幅优美的意境,韵味盎然,撩人思绪。清人周济曾说词学东坡很难,因为“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②。先生此词,妙趣天成,形式上不似东坡,而在天趣上似有相通之处,细细吟味,自能悟之。

总之,先生之词,可分前后两期:前期远绍晚唐五代和南北宋之名家,婉美清泚,韵味秾挚,纯乎词人之词,观《忍寒词》及《忍寒词弃稿》可知。后期词多贴近现实,紧跟时代,风格旷放,语言质朴,若以意境韵味求之,则鲜矣。这样的作品,大多集中在《葵倾室吟稿》中。先生之所以如此,旨在吸取古诗词之精华,“取其声韵组织之法,斟酌损益”③,借以创造一种新兴歌曲,服务当代。1932 年所作之《玫瑰三愿》,措辞娴雅,音韵柔美,同情弱小,抨击豪强,当即由上海音乐院黄自制谱,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些歌唱家的保留节目,“文革”后还曾播放。这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足见先生用心良苦,亦可窥见先生探索诗词改革的足迹于一斑了。

二、词论新开现代风

同词之创作相比,先生的词学研究成果更为丰硕。仅就本人所知,先生的学术专著就有《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词学十讲》《唐宋词格律》;词的选注方面就有《唐宋名家词选》《唐五代词选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至于前已提到的《东坡乐府笺》,则是一部名家别集的笺注,皆有筚路蓝缕之功。此外,先生还遵乃师遗嘱,整理并刊行了《彊村遗书》和《彊村弃稿》;又为晚清著名词人文廷式校辑《云起轩词》及其《补编》,后有梓

---

① 俞文豹:《吹剑录》,《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上海:上海书店 1985 年版,第 1363 页。

②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二册,第 1643 页。

③ 《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112 页。

行《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在词话方面,先生既辑有《文芸阁词话》《彊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又辑有《大鹤山人遗札》,对近代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厥功甚伟。

在中国词史上,有词之总集或别集,有论词笔记或随笔,自宋及今,无虑百家,但却没有一部词学期刊。在叶恭绰的资助下,先生于 1933 年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至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共出三卷十二号。后在南京,1940 年 12 月创《同声月刊》,至 1945 年 7 月停刊,共出四卷三十八期。在这两种期刊中,先生既任主编,又写论文,又在多所大学任教,以羸弱之躯承担如此繁重的编创和教学任务,其劳动强度,令人难以想象。在这里,我不由想起先生在教育方面一件辛劳的故事:

1962 年,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为我们讲授《唐宋词格律》《词学十讲》。讲义都是新写的。我作为词学课课代表,常常去先生府上(瑞金二路南昌公寓)取来手稿,交学校油印。每一讲最后,先生总是写上完稿时间,如第七讲末云:"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写毕于小窗风雨中。"第九讲云:"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写竟。"女同学吴兆芬见此,十分感动,特地写了一首《鹧鸪天》以纪之,词曰:"初试东风第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击节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寒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尔痴。"至今读来,犹觉生动逼真。在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我们不仅学会了填词的技能,而且学会了研究词学的基本方法。特别在词学理论上,先生有许多建树给我们的印象极为深刻,兹缕述之:

首先要谈的是词是什么?前人有云:词为艳科,词为小道,词为诗余。宋人李清照云,词"别是一家",究竟是怎样的一家,有待明确。清初王士禛云:"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①只能从艺术形象上去体会,此说后被近人吴梅悟出,说:"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②认为要从"气韵"上辨别其分界线,说得也很玄。但他很推崇常州词派张惠言的观点。张惠言为了推尊词体,在其《词选序》中说:"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③传,指《说文解字》,其"司"字部云:"词,意内而言外也。"对此,张氏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④此说得到龙先生的肯定,谓"张皋文以易学大师,于浙派衰敝之时,以《风》《骚》旨格相号召"⑤。以易学释词,失之过深,故先生后来对词又作了新的解释,说:"词是依附唐、宋以来新兴曲调的新体抒情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又说:"它的长短参差的句法和错综变化的韵律,是经过音乐的陶冶,而和作者起伏变化的感情相适应的。"⑥在这里,先生独具慧眼,从音乐的角度为词这种艺术样式定性,后又著文从四声平仄、音韵疏密等方面进行剖析论证,具体而微,让人易懂易记,就等于给词的研究者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来打开词学的大门,便可登堂入室,作更为深入的体制内研究了。

既已弄清了词是什么,接着就应了解什么是词学。胡云翼先生 1930 年在其《词学 ABC》中说,"词学"就是"研究词的作法"。此说过于简单。词的作法,不外作词、填词的方法。仅此一项,似不足以代表词学。龙先生则不然。他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说:"取唐宋以来之燕

① 《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686 页。
② 《词学通论》"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③ 《词话丛编》第二册,第 1617 页。
④ 《词话丛编》第二册,第 1617 页。
⑤ 《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389 页。
⑥ 《谈谈词的艺术特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43 页。

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①先生在此明确界定“词学”的内容,而与“填词”及“诗学”区别开来。区别的分界线乃在于音乐,即“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观点何其新颖!比吴梅的“气韵”说似更易于把握。

“词学”的定义被界定以后,先生即在总结词史上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戈载《词林正韵》、张宗 《词林纪事》的基础上,归纳了词学研究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曰词韵之学;二曰词史之学;三曰校勘之学;四曰图谱之学;五曰音律之学。当代著名词学家吴熊和教授对先生此文极为重视,在其《唐宋词通论》第七章第三节中,以一页有余的篇幅引用此文,并补充道:“龙沐勋主张在上述五义外,另创声调之学、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示学者以从入之途。”实际上他所说的另创三义,龙先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已作为重点,进行了周详的论述。

龙先生在词学研究上所示的途径,已很全面,不过,我根据龙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情况,以为仍可加上“笺注”一项。龙先生的《东坡乐府笺》、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校注》,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这两种书乃属名家别集的笺注,此外还有一种选注。选注涉及选学。龙先生幼读《昭明文选》,熏陶既深,逐渐养成敏锐的艺术鉴赏力,用之于词,自能披沙见金。他的《唐宋名家词选》与《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便是杰出的代表作。1934 年 11 月,先生在《唐宋名家词选自序》中,谓其选词原则是“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在体例上,先生从南宋黄昇《花庵词选》得到启发,又结合自己的心得,加以充实提高,此书在词人名下注明所据版本,正文之后,释典辑评,末附词人传记及集评。如此体例,可称完备,后之学者,鲜有出其矩矱。“十年文革”中,毛泽东喜读此书,上海中华印刷厂特以大字本印刷送呈。这在中国词史上,实为罕见。

先生还将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写成《选词标准论》一文。文中首先揭示选词的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最后指出:“一时有一时之风尚,一家有一家之特质,不牵人以就我,不是古以非今,一言以蔽之:‘还他一个本来面目’。”②诚哉斯言!可药时弊,可挽颓风。当前词学界有人罔顾本事,论词只凭主观感受与想象,不问本来面目,这作为一家之见,无可厚非,但与先生之说,万万相辽矣。窃以为词之笺注是一门科学。科学须讲实事求是,来不得想象虚构,而应广泛占有资料,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追本穷源,“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先生之言,可谓金针度人,功德无量。

先生不但在词的选注与笺释上有开创之功,在词学理论上也有划时代的贡献。他所说的批评之学,实际上是指词学理论。先生认为宋代杨湜的《古今词话》、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已引其端绪”。近代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庶几专门批评之学矣”。窃以为还有更早的,那就是五代的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已露批评之学的端倪;而近代况、王之作,也仅是评点式的词话而已,东鳞西爪,不成系统。故先生说:“而前辈治学,每多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③因此先生独辟蹊径,“别立‘批评之学’,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不容偏执‘我见’,以掩前人之真面目,而迷误来者”④。这是科学的态度。从这个科学的态度出发,先生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于所编的两种期刊与其他刊物。这些论文不少带有宏观的性质,反映了先进的词史观,如《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两宋词风转变论》

① 《谈谈词的艺术特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87 页。
② 《选词标准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85 页。
③ 《研究词学之商榷》,《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97 页。
④ 《研究词学之商榷》,《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97 页。

《晚近词风之转变》,皆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绝非泛泛空谈,又非偏执己见,大都客观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给人以清晰而具体的印象,对词学的发展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

这是一类宏观的论文,重在词史的研究;再一类是偏重微观或微观宏观相结合的学术论文,主要为作家的个案研究,如《南唐二主词叙论》《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等等。每一个词人都被置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和词学氛围中,详加考察,从而论定其词学特色、流派归属,以及在词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所论多具体而形象,如评李后主时引陆游《南唐书》云:"昭惠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常雪夜酣宴,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①先生以此故事证明"后主之深通音律,疑亦得于内助为多",很有说服力。他人写学术论文,往往枯燥无味。先生的论文,却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若非积学深厚,笔致酣畅,焉能至此!

总的看来,先生的词学论文多是鸿篇巨制,达数十篇之多,对词的特质、起源、发展,以及词之艺术风格、流派和词之创作,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不但明白晓畅,说理透彻,富于形象性、逻辑性,而且突破前人评点式的琐碎旧规,融入现代理论因素。说它带有划时代意义,恐不为太过。无怪乎唐圭璋先生高足杨海明教授说,词学批评的现代化,是从龙榆生先生开始的(大意)。当今博士生写词学论文,多奉先生为圭臬。称先生为词学大师,乃是当之无愧的。

三、东南风会主持人

词肇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至清而复兴:前有浙常二派,后有晚清四大词人。逮及 20 世纪,则有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三大词家,鼎足词坛,佳作如林,卷帙浩繁,词学遂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影响及于海外。三大家中,各有所长。夏承焘曾有记载:"接榆生信,谓予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词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此言正中予病。自审才性,似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好驱使豪语,又断不能效苏辛。"②这是就创作上特色而言。至于词学研究方面的不同,夏先生又说:"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剀。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③夏公很为谦逊,然所说皆为事实。他的特长是考证,有《姜白石词编年校注》《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都是考证唐宋词的力作;还有厚厚的三大册《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了他与同时代词人的交游及词学活动。但他在词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龙先生就曾在《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中说:"最后,我要介绍夏承焘先生两篇异常精密的论文:一篇是《词韵约例》,一篇是《唐宋词字声之演变》……这对研究词的艺术特征,是有很大帮助的。"④可见相互推重之情。唐圭璋先生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宋词简释》《词学论文集》;然而他的重点在于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有《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皇皇巨册,汗牛充栋,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龙先生的著作,本文前已胪列,不再赘述。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主编的两大期刊,在团结新老词人,交流学术,引领词风,继承遗产,推进学科的建立等方面,立下了不可抹煞的功勋。今人曹辛华君在其《论龙榆生的词学研究贡献》一文中说:"龙氏与'词学三大家'中夏、唐二位词学活动不同之处是,他编辑的《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对普及词学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促进了现代的词学体系的确立,第一次使词学研究有系统、有规模地展开,对词学批评方式的现代化起着催化作用,方便了词学观念的传播,为人们交流词学见解提供了平台。"⑤所云极为恰当,因此叶恭绰《广箧中词》称龙榆生曾"主持东南风会"。这是对龙先生

① 《南唐二主词叙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205 页。
② 《天风阁学词日记》1931 年 7 月 3 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4 页。
③ 《天风阁学词日记》1934 年 10 月 25 日,第 331 页。
④ 原载《语文教学》1957 年 6 月号,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58 页。
⑤ 张晖编:《忍寒庐学记》,第 239 页。

词坛盟主地位的准确评定,可谓实至而名归词为声学,填词叫作倚声,故研究词亦须从填词入门。通过自己填词,方能了解每一词牌的声情,掌握词的特殊规律,从事词之体制内研究。上述三大师都填得一手好词,夏先生有《夏承焘词集》,唐先生有《梦桐词》,龙先生有《忍寒词》等词集,造诣皆深,风格各异。所以他们的词学研究,切中肌理,从不说外行话。根据这种情况,龙先生在研究班授课时,正是遵循这一程序,先讲《唐宋词定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改为《唐宋词格律》),要我们学会填词;后讲《词学十讲》,教我们学习词学理论。同学们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觉得先生这一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很有成效。沙叶新同学曾回忆道:“先生授业勤诲善诱,全班同学如坐春风。”①实践证明,龙先生这一示人以规矩的治词途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并加以提倡的。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Mr Long Yusheng's *Ci*-poems andhis Theory of *Ci*-poetry

Xu Pei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Mr Long Yusheng (龙榆生) was a versatile talent. In the area of traditional poems, he had his own strong points in the study of *Ci*-poetry. In the earlier stage, he learned from the famous *Ci*-poe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wrote *Ci*-poems in a gentle and elegant style. In the later stage, he changed his *Ci*-poem writing into a bold and unrestrained style by using simple and easy words. Most of his articles dealing with *Ci*-poems were masterpieces,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the theory of *Ci*-poetry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se papers all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poems, as well as their artistic style, genre and writing skills in a plain and lucid way. In the 20th-century, he took the lead in the *Ci*-poetic circles in Southeast China, and acted as the Chief Editors of two journals, *that is*, *Ci-poetic Studies Quarterly*(《词学季刊》) and *The Same Voice Monthly*(《同声月刊》). These two journa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together the old and new *Ci*-poets,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 inheriting the legacy of *Ci*-poetic studies and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i*-poetry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 Long Yusheng's (龙榆生) *Ci*-poems, theory of *Ci*-poetry, academic status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龙榆生先生和我的白话诗词习作》,张晖编:《忍寒庐学记》,第 100 页。